

漢書門類

四	一	三
四	七	三
三	七	三
〇	〇	〇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

四	一	三
四	七	三
三	七	三
〇	〇	〇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13
冊數	30	(18)
函號	280	8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齊宗室諸王上

趙郡王琛 子獻

清河王岳 子勵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弟思好

平秦王歸彥

兄子武 興王普

長樂王靈山

神武諸子

趙郡王琛字元寶齊神武皇帝之弟也少便弓馬有志氣封南趙郡公累遷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神武帥師入洛陽以晉陽根本召琛留總相府政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神武後廷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天平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進爵爲王配享神武廟庭子獻嗣

獻小名須拔幼孤聰慧夙成特爲神武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娘母之恩異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年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山公主也其從母姊鄭氏戲

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獻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獻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武驚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獻前跪拜因抱頸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遂爲休務一日獻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歔十歲喪母神武親送至領軍府爲發哀舉聲殞絕三日水漿不入口神武與武明太后殷勤敦譬方漸順旨居喪長齋骨立杖而後起神武令常山王與同卧起日夜喻之并敕左右不許進水雖絕清漱午輒不肯食由是神武食必呼與同案神武崩哭泣歐血及壯將婚貌有戚容文襄

謂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何嫌而不樂對曰目痛孤遺
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文襄爲之憫
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文宣受禪進爵爲王獻身長
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事有知人之鑒天保二年出爲
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稱爲良牧六年詔獻
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獻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
勞苦定州先常藏冰長史宋欽道以獻冒熱遣倍道送
冰正遇炎盛咸謂一時之要獻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溫
水吾何義獨進寒冰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先
是役罷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僵殞獻於是親

帥營伍強弱相持賴全者十三四焉八年除都督北朔
州刺史獻撫慰新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大爲兵人所
安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
年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
事仍開府置佐史文宣特崇其選除獻侍中攝大都督
府長史獻後因侍宴帝從容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
有如此長史不皇建初兼并州事孝昭帝臨崩預受顧
託奉迎武成於鄴拜尚書令天統中追贈父琛假黃鉞
母元氏贈趙郡王如謚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
備禮儀就墓拜受時隆冬盛寒獻跣步號哭面皆破裂

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
尚書事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
宮人避之獻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並令取
獻節度而使段孝先總焉帝與宮人被緋甲登故北城
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各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
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
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
稍杖之以歸是役也段孝先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失
道爲虜所屠無遺類焉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
抱其頭哭任城王潛進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孝先於

帝前曰段婆善爲送女客於是獻爲能加尚書令封
宣城郡公拜太尉監五禮晚節頗以酒色爲和士開所
構獻久典朝政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忠臣義士
號曰要言以致其意武成崩葬後數日獻與馬翊王潤
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
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爲交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
獻正色不許太后令酌酒賜獻獻正色曰今論國家大
事非爲卮酒言訖便出其夜獻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
尺臂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獻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
嘆曰大丈夫運命一朝至此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

獻曰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吾寧死事先皇不恐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勿入獻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獻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送華林園於崔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其年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謚子整信嗣好學有行檢位儀同三司後終於長安

清河王岳字洪畧神武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以器度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黃鉞大將軍太傅太尉錄尚書事謚孝宣公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敦直

姿貌嶷然深沉有器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而有光移於別室如前所見怪之請卜者筮遇乾卦大有占者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岳於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信都神武見之大悅及戰於韓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神武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封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爲

僚屬論者美之尋授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
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隸京畿時神武統務晉
陽岳與侍中孫騰等京師輔政岳性至孝母疾衣不解
帶及遭喪去職哀毀骨立神武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
起復本位歷冀晉二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有綏邊之
稱及神武崩侯景叛梁武乘間遣其貞陽侯明於寒山
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為犄角聲援岳總諸軍南討與行
臺慕容紹宗擊破明禽之景仍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
豐等相持岳又破之以功除太尉又統慕容紹宗劉豐
等攻王思政於長社岳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為思政

所獲西魏出岳援思政岳內外防禦城不沒者三板會
文襄親臨數日剋城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文
襄以為己功故賞典不弘文襄崩文宣出撫晉陽令岳
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鄴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
五年加太保尋為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
江陵師次義陽西魏克荊州因畧地克郢州獲梁郢州
刺史陸法和送鄴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
陸並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
擊鍾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彥少孤神武令岳撫養輕其
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及歸彥為領軍岳謂其德

已更倚仗之歸彥密構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僭擬爲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驟薛氏姊而錮殺之讓岳以爲姦人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彥就宅賜以鳩岳曰臣無罪彥曰飲之飲而薨朝野惜之時年三十四詔大鴻臚護喪事贈太宰太傅假黃鉞給輜輶車諡曰昭武敕以城南宅爲莊嚴寺初岳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私兵戎噐儲甲千餘領文襄不岳表求納之文襄推心相任不許文宣時亦頻請納又不許將薨遺表謝恩并請

上甲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文襄廟庭後歸彥及武成知其前譖以歸彥良賤百口贈岳家贈岳太師太保餘如故子勸

勸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爲青州刺史歷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樂侯性剛直有才幹斛律光雅敬之每征伐則引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爲周師所敗勸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荀子溢尤幸勸將斬以徇太后救之乃得釋劉文殊竊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勸攘袂曰今西軍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

若今日殺之明日就誅無恨文殊甚愧之勸勸後主五
品已下家累悉置三臺上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
輩必死戰乃可捷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遷勸恒後殿
爲周軍所得武帝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勸發言流
涕悲不自勝帝爲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隋文帝爲丞
相謂曰齊亡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隣境宜善自
愛勸拜謝曰勸亡齊末屬不能扶危定傾旣蒙獲宥已
多優幸况濫叨名級致速官謗帝甚噀之再遷楚州刺
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神者必以牛酒至破產
業勸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告諭所部自是遂

止百姓賴之開皇七年轉光州刺史上表曰陳氏數年
已來荒悖滋甚天厭亂德祆寔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
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剝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
祆訛人神怨憤怪異荐發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蕃
守與其隣接密邇仇讎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卽其時
若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雖驚怯請効鷹犬并上平陳
五策帝嘉之答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勸爲行軍總管
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
段時隴右諸羗數爲寇亂朝廷以勸有威名拜洮州刺
史下車大崇威惠人夾悅附豪猾屏迹路不拾遺以善

政稱後吐谷渾來寇勦時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勸亡戶口坐免卒于家大唐褒顯前代名臣追贈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子士廉最知名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盛來赴以爲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昌王卒於魏尹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爲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橋之戰司徒高昂失利奔退永樂守洛陽南城昂走趨城南西軍追者將至永樂

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禽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謚曰武昭無子從兄思宗以第二子孝緒爲後襲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歐擊行路時人皆呼爲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

至凶暴橫行間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鬪爲事文宣並收
掩付獄天恩等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爲南營
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
保元年封襄樂郡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
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

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
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啓求歸徵
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將軍器小志

天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
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
事成以汝爲皇太弟及踐位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
百年爲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相留濟南於鄴除領
軍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
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孝
瑜僞獵謀於野暗乃歸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
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鍾時丞相府在北城
中卽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雞蓋指武城小字步落稽
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鍾言將被擊也旣而太史奏

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爲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
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先告元海并問自安之計
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
成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
卽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達床徐步夜漏未盡
武成遽出曰神筭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
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
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求不干朝政必
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
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沉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

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卽恐族誅因逼之答曰濟南
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敕執豐
樂斬歸彥尊濟南號今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
武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
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
時有林慮令姓藩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宮車當晏駕殿
下爲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
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
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卽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
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爲和士開譖被馬鞭六十

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及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
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若爲可使出爲兗州刺史
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
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
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鄴
城將敗徵爲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元
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
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爲及爲右僕射又
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
思宗弟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

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
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鷓鴣入
鷓鴣群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
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
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傲思好因心銜恨武
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
辨人之情僞昵近凶狡踈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
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闇於聽
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頰絕
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掣鷹於西市駭

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大馬班位榮冠軒冕
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獻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
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隣國竝非有辜奄見誅
殄孤旣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
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忌之辭也思好
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爲長
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
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
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士文馳之
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

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時帝在
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城平都遇斛斯孝卿孝
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
乂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爾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
賞孝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剝焚之烹
尚之於鄴市令內參謝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思好
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言
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
旣誅死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長鸞不爲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徒

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爲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以功行河東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徽喪與穆同營葬贈司徒謚曰文宣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嬌妬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爲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爲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別封長樂郡公除領軍

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濟南自晉陽之鄴楊愔宣敕留從駕兵五千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等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杖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栢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阼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從

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卽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
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
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旣地居將相志氣盈滿發
言陵侮傍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上亦尋
其前翻覆之迹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
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
收曰至尊以右丞相登帝位今爲歸彥威名太盛故出
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卽乾和繕寫書
曰仍敕門司不聽輒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
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

錢帛鼓吹鑿藥事事思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清陽
官拜而退莫敢共語世與趙郡王獻父語時無聞者至
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車駕如晉陽
乘虛入鄴爲其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曄韶襲
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通報之便嬰城拒守
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別駕陳季瑛中
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
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仍並不從皆
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
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

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
良但爲殺此三人卽臨城自刎其後城破單騎北走至
交津見獲鎖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
黃領少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邪歸彥曰元海乾和
豈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
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
鼓吹臣爲蕃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
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望活帝命議其
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
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

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
二石角與歸彥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
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着幘不安文宣見之怒
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
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
九歲歸彥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侯使與諸子同游處天保
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爲豫州道行
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
贈上開府豫州刺史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侯弟

也從神武起兵信都終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謚曰
文宣子懿卒於武平鎮將無子文宣以靈山從父兄齊
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爲靈山後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
天統初累遷黃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恒參機要而性
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醜酒神
識恍惚遂以卒贈兗州刺史建國侯孫乂襲乂少謹武
平末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爲太府少卿坐事死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
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清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
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尔朱氏生

彭城景思王浚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余
朱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
王潤馬氏生漢陽敬懷王洽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
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浚疑非
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謂博士盧
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
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
曾以屬請受納大見杖罰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
節頗以讀書爲務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
騎射爲文襄所愛文宣性雌懦每參文襄有時洩出浚

恒責帝左右何因不爲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
監兼侍中出爲青州刺史雖頗好畋獵聰明矜恕上下
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爲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日
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
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
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入年來朝
從幸東山帝裸程爲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
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彥譏
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
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

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
送者數千人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寘比城地空
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
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將
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嘿
然浚等聞之呼長廣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
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爲諸王所傾服帝恐
爲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槩每下浚
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籠燒殺之
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爲之痛心後

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敕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洸第二子準字茂則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爲王歷位尚書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爲太傅與彭城河間王竝給仗衛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以酖終還葬鄴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洸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洸書見洸筆迹未工戲洸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洸正色答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爲滄洲刺史爲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食洸纖介知人間事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洸夜投人舍食雞羹洸察知之守令畢集洸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卽伏罪合境號爲神明又有

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日告州洩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常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史君在滄州日禽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洩乃詐爲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洩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

百人相率具饌白洩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洩重其意爲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洩未暮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威乃詣閣諮陳洩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威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威爲言脩等慙悚而退後加特進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人承大業

遷太師錄尚書洩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卽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姊兼右僕射魏叔之內妹也依今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洩適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後車駕巡幸洩常留鄴河清三年三月群盜白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洩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洩第至內室稱敕呼洩牽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洩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洩未被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洩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洩見殺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給輜輶車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倣儻不群雖在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爲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概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宮中讙驚曰大兄必遭難矣鸞弓而出武定未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陵犯郡縣爲法司所糾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

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
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
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桑門爲黑衣故也是時文宣
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
渙第七爲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
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以送帝鐵
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
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舊奴積勞位
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
收二王餘骨塋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有勅李氏還第而

文洛尚以故意脩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
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
蒙恩詔得反蕃關汝是誰家孰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
一百流血灑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襲
爵位終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
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
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
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
元年二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無子詔以常

山王濱第二子亮嗣

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焉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爲周軍所執入關依例授儀同分配遠邊卒於龍州任城王淸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嘗令淸鎮晉陽總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錄尚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正平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

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淸召居城諸姬以靴示之約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姬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爲冀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淸頗牧大蕃雖不潔已然寬恕爲吏人所懷五年青州人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淸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奔鄴加淸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晉陽使劉子昂脩啓於淸至尊出奔宗廟旣重群公勸追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淸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

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潛竟不達潛與廣寧王孝珩
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
送書并赦詔潛泣沉諸井戰敗潛孝珩俱被禽憲曰任
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
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
子將至鄴城潛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
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徵盧達首垢面長齊不
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潛及五
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

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在左右行杖以撻
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
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
擢拜晏之爲徐州刺史文宣崩湜兼司徒導引梓宮吹
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爲樂太后杖湜百餘未
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創死
也乾明初贈假黃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
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
驚恍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爲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

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錄尚書事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錄尚書凝諸王中最爲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

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於摘發隱偽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回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孝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勤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回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尋爲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錄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爲定州刺史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
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
第二子建德爲後

論曰趙郡王以跼蹐之親當顧命之重安夫一德固此
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
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
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若斯之速歟清河屬經綸之
期青雲自致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
洪俱未足論其風烈適足以彰文宣之失德焉思好屬
昏亂之機歸彥因猜嫌之釁咫尺鄴都以速其禍智小
謀大理則宜然神武諸王多有聲譽永安以諫爭遇禍
周齊室之比于彭城泣人布政乃與循良比迹求之近
古未爲易遇上黨申威淮海受辱牢寔以英俠之氣道
悲歌之思欲食藜藿之羹處茅茨之下其可得乎馮翊
廉慎閑明妄被讒慝以武成陰忌之朝而見免夫角弓
之刺已爲幸矣

北史卷五十一終

北史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齊宗室諸王下

文襄諸子

文宣諸子

孝昭諸子

武成諸子

後主諸子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

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

萬曆二十六年刊

北史卷五十二

列傳

一

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爲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卽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救之曰吾飲汾清三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履綦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

效處處營造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而親由是獻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獻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余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妻子彥載以出醜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爲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爲太妃孝瑜

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爲
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
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
好綴文有技藝嘗於聽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
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
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旣深事藉機變宜使任
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
州道兵趣潼關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
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寶物賞

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卽位以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
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月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
高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游豫園勒
兵出旣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
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
賊豈不畏孝珩反邪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
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爲
滄洲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爲匡復
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
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刺孝珩擊馬奴白澤

以身杆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齊亡
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
親爲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
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
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
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
受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
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
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啓歸葬山東
從之尋卒還葬鄒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
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
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
胄將出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
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
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
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
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
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
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

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玄都法順請以奏
不從帝聞使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帝聞以爲反狀訊
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盡作陛下形哭之
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
玄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
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
外甥何爲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
西山帝崩後乃改葬子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
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

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
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
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
共譟譟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
頗受財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柏谷又攻定陽韶病長
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
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
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
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旣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
恭未荅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

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嘗行罰
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之術相願曰
王前既有勲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
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
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
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如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
辜於天而遭鳩也如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
由可見遂飲藥而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
爲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誠免官及討定陽士
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故
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出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
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爲買妾二十人唯
受其一有千金賁券臨死悉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
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齊中抱之
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
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
德焉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秘人在下張口承之以
丞脂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

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爲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卧延宗於地馬鞭撻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禽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

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苦戰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勦鼠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并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與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結蕭牆盜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鄉士猥見推逼今便祇承寶位可大赦

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
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
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韞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
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
仰偃則伏人皆笑之及是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
陣勁捷若飛傾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
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
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
涕鳴噎衆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磚石以
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得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

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韞骨胡拒
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
奮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
力提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基連延長皆死
於陣和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門際昏
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
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齊人後斫死者一千
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街上士張壽輒牽
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以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
幾中馬城東阨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

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傾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爲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絕壁臨水忽有墨書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敗亡爲上至是

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旣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侍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妃收殮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昔武定

中爲廣州士曹單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元其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余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游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辯才爲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徙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群小同飲擅致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

事不果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蹠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卽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已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爲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回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

之流于蜀紹義妃勃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麤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廐閉門拒之紹義初爲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皇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

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卽位在晉陽群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太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帝帝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

書救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珠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瑛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目擊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爲二十七院掘得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以爲太原王紹德詔以襄城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隋開

皇初卒於并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與汝南王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機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楊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爲第
二初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

爲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
諫之歛然斫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
爲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盡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
轉定州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游獵無度
恣情強暴云學文宣伯爲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人
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
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
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將蛆混看極樂
後主卽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
卧浴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

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爲後主寵拜大將
軍朝夕同戲韓長鸞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
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
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搯殺之瘞於興聖佛寺
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
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
爲姊姊婦爲妹妹齊亡妃鄭氏爲周武帝所幸請葬綽
敕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
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

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比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趨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章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崑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爲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翫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綠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嘗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噎何能幸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有廢立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脩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弈弈數步射人

向者覲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
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無時見太后四
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且京畿以北城有武
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
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強說儼曰殿下被踈正
由士開問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
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
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繼
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軍狄伏
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詔子琮且請覆奏子

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
獸門外詔且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
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
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帝使劉桃枝將
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
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
廢至尊剝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着孫鳳珍
宅上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
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卽入見姊姊卽陸令萱也儼欲
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

儼將入劉辟強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
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
辟強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殺楊遵彥止八
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
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
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
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弄兵
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
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爲然後主從之光步道
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

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
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
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辯頭良久乃釋
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強都督翟顯貴於後
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
欲殺之光以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
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
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巫曰若動此
浮圖此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
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

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根
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計何洪珣
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舉密迎祖班問之
班稱周公殺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
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
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
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且欲與仁威出獵須早還是
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
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
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

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
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謚曰楚
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
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宣則
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
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沈審寬恕帝常曰此
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
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

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又暴位清都尹次西河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楊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克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爲膠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

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寶脩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質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齊滅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穢覆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剪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

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群情理至淪亡無
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
同自是後主心識去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
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
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呼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
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
效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
師傳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絕
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
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北史卷五十二終

萬曆二十六年刊

北史卷五十二

列傳

二十

北史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勅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劉貴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任祥 子曹

莫多婁貸文 子敬顯

庫狄廻洛

庫狄盛

張保洛

賀拔仁 康德

趨珍 韓建業

段琛 尉標

尉標 堯合樂

子相貴 堯合樂

侯莫陳相

薛孤延

斛律羗舉

子孝卿

張瓊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叱列平

步大汗薩

薛脩義

慕容儼

庫狄伏連

潘樂

彭樂

暴顯

皮景和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鮮于世榮

傅伏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也少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逼授太尉後歸魏累遷第二鎮人酋長孝武帝初封清水郡公隨入關拜司空神

武平夏州普尊覆鞮城率部歸齊神武神武躬自迎接封河西郡公位太尉薨贈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子洛洛字受洛干隨孝武入關除尚書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初神武以其父普尊老特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願出萬死力以報深恩及河陰之戰諸軍北度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之神武名其所營地為迴洛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世卒贈太師大司馬太尉錄尚書謚曰武

可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也曾祖護野肱為懷朔

鎮將遂家焉元寬仁有武畧少與神武相知介朱榮以
為別將隸介朱天光平万俟醜奴等以功封東縣伯孝
武帝立累遷渭州刺史元既早為神武知遇兼其母兄
在東恒表疏與神武往來周文帝有疑心元乃率所部
三千戶發渭州西北度烏蘭津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
出靈州刺史曹湜待元甚厚湜女婿劉豐生與元深相
結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界周文每遣兵邀
元元戰必摧之神武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
一枚賜元并運資糧候接元至引見執手後進并州刺
史以貪污劾特見原累以軍功拜司空天保初封扶風

郡王位太傅太師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尚書元用
兵務持重未嘗敗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長舉襲道
元弟天元亦有將畧便弓馬封昌陽縣伯天保初位殿
中七兵二尚書卒贈都督滄州刺史謚曰恭武天元弟
天和以道元勲重尚東平長公主賜爵宜安鄉男文宣
受禪加駙馬都尉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成皇郡公濟南
卽位加特進改封博陵郡公與楊愔同被殺追贈司空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破六韓
拔陵之亂以守城功除普樂太守山鹿縣公靈州鎮城
大都督賀拔岳與靈州刺史曹湜不睦豐助湜守岳將

自討塋爲侯莫陳悅所殺周文帝遣行臺趙善大都督
万俟受洛干復來攻圍引河灌之塋與豐堅守不下豐
乃東奔神武神武以豐爲南汾州刺史河陰之役豐功
居先神武執其手嗟賞之及王思政據長社豐與高岳
等攻之先是訛言大魚道上行百姓苦之豐建水攻策
遏滄水灌城水長魚鱉皆游焉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
紹宗見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
忽絕漂至城下豐拍浮向土山爲浪激不時至西人鉤
之竝爲敵所害豐壯勇善戰死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
司徒公尚書令謚武忠子畢嗣第三子龍有巧思位亦

通顯隋開皇中歷將作大匠卒於領軍大將軍八子俱
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爲制服三年武平
中暉所生喪諸弟並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破六韓常單于之裔也初呼厨貌入朝漢爲魏武所留
遣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本國戶魏氏方興率部南轉
去卑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率軍北禦軍敗奚及五子
俱没于魏其子孫遂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
六韓世領部落父孔雀少驍勇背其宗人拔陵率部降
尒朱榮詔封永安縣侯第一領人酋長常孔雀少子
沈敏有膽畧善騎射尒朱榮死常居河西天平中與冀

州刺史万俟受洛干等東歸神武上爲武衛將軍齊受
禪封廣川縣公拜太子太保卒於滄州刺史贈尚書令
司徒公太傅第一領人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俠魏末以軍功至
太中大夫隨元天穆討平邢杲歷涇岐二州刺史後大
行臺賀拔岳表授東雍州刺史令討仇池氏楊紹先於
百頃未還岳爲侯莫陳悅所殺祚克仇池還莫知所歸
俄而神武遣行臺侯景慰諭祚遂解甲而還封安定縣
公後隨魏孝武西入周文帝以祚爲兗州刺史歷太僕
衛尉二卿尋除東北道大都督晉州刺史入據東雍州

神武遣尉景攻降之芒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除
華州刺史文宣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
卒贈司空公

劉貴秀容陽曲人也剛格有氣斷歷余朱榮府騎兵參
軍榮性猛急貴尤嚴峻任使多愜榮心普泰初行汾州
事棄戍歸齊神武累遷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加開府
西道行臺僕射貴所歷莫不肆其威酷非理殺害視下
如草芥性峭直攻訐無所回避雖非佐命元功然與神
武布衣舊特見親重卒贈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謚忠
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廟庭次子洪

徽嗣樂縣男卒贈都督燕州刺史

蔡雋廣寧石門人也父普北方擾亂走奔五原守戰有功拜寧朔將軍卒贈燕州刺史雋豪爽有膽畧齊神武微時深相親附雋初爲杜洛周所虜時神武亦在洛周軍中神武謀誅洛周雋預其計事泄奔葛榮仍背榮歸余朱榮從入洛及從破葛榮平元顥封烏洛縣男隨神武舉義及平鄴破韓陵並有戰功進爵爲侯出爲齊州刺史爲政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分吏人畏服之性好賓客頗稱施惠天平中卒於楊州刺史贈尚書令司空公謚曰威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

神武廟庭

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也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榮破後余朱榮擢充左右榮死余朱度律以賢爲帳內都督封汾陽縣伯後爲廣州刺史及齊神武起義度律以賢素爲神武所知恐有變遣使徵之不願去乃密遣群蠻多舉烽若有寇至使者遂爲啓得停賢仍潛使人通誠於神武後拜建州刺史天平初爲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追藏屍間見將至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

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寶之賢知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因此致禍贈尚書令司空子裔嗣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也父顯魏代郡太守長命性和厚有器識參預齊神武起兵破余朱氏於韓陵拜安南將軍樊子鵠據兗州反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平之徙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雖多聚斂然以恩撫人少得安集卒贈司空謚曰武莊子興字敬興便弓馬有武藝位冠軍將軍

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隨齊神武於冀州起兵討破余朱兆於廣阿又從破四胡於歸陵以功封盧鄉縣侯天平中爲都督廣州刺史後從神武襲剋西夏州還爲大都督鎮下館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贈司徒公尚書僕射懷以武藝勲誠爲神武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神武廟庭

任祥字延敬廣寧人也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榮署爲王榮敗擁所部先降拜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公隨齊神武起兵封魏郡公後兼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三司祥位望旣重能以寬和接物人士稱之及斛斯椿釁發祥棄官北走歸神武天平初拜侍中遷徐州刺

史在州大有受納然政不殘不爲人所疾苦潁川長史
賀若微執刺史田迅據城降西魏祥戰失利還北與行
臺侯景司徒高昂共攻拔潁川元象元年卒於鄴贈太
尉公錄尚書事子胄性輕俠頗敏慧少在神武左右天
平中擢爲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賓
客往來將迎至厚興和末神武攻王壁還留清河公岳
爲行臺鎮守晉州以胄隸之胄飲酒游縱不勤防守神
武責之懼遂潛遣使送款於周爲人所糾推勘未得實
神武特免之胄內不自安乃與儀同朱文暢參軍屠
子遠鄭仲禮等陰圖弑逆伏誅

莫多婁貸文太安狄那人也驍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
破余朱兆於廣阿封石城縣子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
爲侯從平余朱兆於赤嶺兆自縊貸文獲其屍天平
中進爵爲公晉州刺史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信於金墉城周文
帝出函谷景與高昂議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
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受命以輕騎一千軍
前斥堠死於周軍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子敬顯嗣疆
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
每令敬顯前驅置營中夜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陣

亦命部分將士深見重位至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七年
從後主平陽敗歸在并州與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
號安德敗武將皆投周軍唯敬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
帝平鄴執之斬於閭闔門外責其不留晉陽也

庫狄迴洛代人也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余朱榮榮
死隸余朱兆神武舉兵於信都迴洛擁衆來歸從破四
胡於韓陵以軍功封順陽縣子累遷夏州刺史昭帝卽
位封順陽郡王大寧初爲朔州刺史轉太子太師卒贈
太尉定州刺史

庫狄盛字安盛懷朔人也性弘乘少有武用初爲神武
親信都督從征伐累遷幽州刺史封長廣縣公齊受禪
改封華陽縣公後拜特進卒贈太尉公

張保洛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尚氣俠頗爲
北土所知保洛少便弓馬初從葛榮榮敗仍爲余朱榮
統軍後隸齊神武神武起兵保洛爲帳內從破余朱兆
於廣阿及韓陵戰元象初爲西夏州刺史以前後功封
安武縣伯又從戰芒山進爵爲侯文襄嗣事歷梁州刺
史進爵爲公齊受禪加開府仍爲刺史聚斂爲百姓所
患濟南初兼侍中尋出爲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以聚
斂免官奪王爵卒贈前官追復本封從神武出山東又

有賀拔仁麴珍段琛尉標子相貴康德韓建業封輔相
范舍樂牒舍樂竝以軍功至大官史失其事仁字天惠
無善人以帳內都督從神武破介朱氏於韓陵力戰有
功夫保初封安定郡王歷數州刺史太保太師右丞相
錄尚書事武平元年薨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錄尚書十
二州諸軍事朔州刺史謚曰武珍字舍樂西平酒泉人
壯勇騎射以帳內從神武天統中封安康郡王武平初
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豫州刺史卒贈太尉琛字懷寶
代人少有武用從起兵天寶中開府儀同三司兗州刺
史標代人太寧初位司徒封海昌王卒子相貴嗣相貴

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晉州道行臺尚書僕射晉州刺
史及行臺左丞候子欽等密啓周武帝請師求爲內應
周武自率衆至城下子欽等夜開城門引軍入鎖相貴
送長女卒弟相願彊幹有膽畧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
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并州及到鄴每立計將殺高阿
那肱廢後主立廣寧主事竟不果及廣寧被出相願拔
佩刀斫柱而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德代人歷數州
刺史并省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封新蔡王建業
輔相俱不知所從來建業位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以
輔相爲朔州總管范舍樂代人有武藝筋力絕人位東

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封平舒侯牒舍樂武威人開
府儀同三司營州刺史封漢中郡公戰歿關中

侯莫陳相代人也祖社伏頽魏第一領人酋長父斛古
提朔州刺史白水公相七歲喪父號慕過人及長性雄
傑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力戰有功封陽平縣
伯後改封白水郡公天保初累遷司空公進爵白水王
又遷大將軍拜太尉公兼瀛州刺史歷太保朔州刺史
又授太傅別封義寧郡公薨於州贈假黃鉞右丞相大
宰大尉都督朔州刺史次子晉貴嚴重有文武幹畧襲
爵白水王武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歸周授

上大將軍封信安縣公子仲宣太常丞子弘頽弘信雍
州司士參軍子行方行儉行恭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從神武起兵以功累加儀同三
司從西征至蒲津及寶泰失利神武班師延後殿且戰
且行一日斫折十五刃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
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觀之延案稍直前大呼
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鬣尾皆焦神武歎其勇
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鬪後封平秦公與諸將討潁川延
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爲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師
讌華林園文襄啓魏帝坐延階下以辱之齊受禪別賜

爵都昌縣公延性好酒率多昏醉以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爲前鋒位太子太保太傅

斛律羨舉太安人也世爲部落酋長羨舉少驍果從尙朱兆兆破乃歸誠神武神武以其忠於所事亦加嗟賞天平中除大都督後從神武戰於沙苑時議進趣計羨舉曰黑獺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欲一死決有同獺犬或能噬人且渭曲土濘無所用力若不與戰徑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剋拔其根本則黑獺之首可懸軍門神武欲縱火焚之侯景曰當禽以示百姓燒殺誰復信之諸將議旣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

績後封密縣侯爲東夏州刺史有疫疾刺匈奴箭吮之垂愈因怒創烈而卒贈儀同三司子孝卿嗣孝卿少聰敏機悟有風檢武平末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時政由羣豎自趙彥深死後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爲尚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爲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承光詔禪位任城王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便詣鄴仍從周武帝入關授儀同大將軍宣納上士隋開皇中位太府卿戶部尚書

張瓊字德連代人也少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爲亂榮敗介朱榮以爲都督後歷位濟州刺史及介朱氏敗歸神武拜滄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平中神武襲剋夏州以瓊爲慰勞大使留鎮之尋爲周文帝所陷卒贈司徒都督恒州刺史瓊子欣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欣位秩太高深爲憂慮而欣豪險遂與公主情好不篤尋爲孝武所害時人稱瓊先見

宋顯字仲華敦煌劼穀人也性果毅有幹用初事介朱榮稍遷爲記室參軍榮死世隆等以爲晉州刺史後歸神武爲行臺左丞拜西兗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然勇決有氣幹檢御左右咸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没于行陣贈司徒公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廣平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爲朝廷所知則頗有力初以軍功賜白水子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顥敗爲東徐州防城都督介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枝黨內懷憂懼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爲魏

王資其士馬送之境土椿遂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
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隸余朱仲遠仲
遠敗乃歸神武天平初頰以軍功都督荊州刺史則有
威武邊人畏伏之渭曲之役則爲西師圍逼棄城奔梁
梁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元象初洛州刺史以前後勲
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於
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用除徐州刺史取受狼藉
令送晉陽文襄恕其罪卒贈司空諡烈懿則弟敬實位
東廣州刺史與蕭軌攻建業不剋死焉

慕容紹宗字紹宗昞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嘗祖騰

魏遂居代祖都岐州刺史父遠恒州刺史紹宗容貌
恢毅少言深沉有膽畧余朱榮卽其從舅子也榮入洛
私告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除翦恐難制吾欲
因百官出迎悉誅之若何對曰太后淫虐天下共棄公
旣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實謂非策不從後以軍功封
索盧侯遷余朱兆長史及兆敗紹宗於烏突城見神武
遂攜余朱榮妻子并兆餘衆自歸神武神武仍加恩禮
所有官爵竝如故軍謀兵略時參預焉及遷鄴令紹宗
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累遷青州刺史時丞相
記室孫搦屬紹宗以其兄爲州主簿紹宗不用搦譖之

神武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所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以軍功進爵爲公累遷御史中尉屬梁人劉烏黑入寇徐方授徐州刺史執烏黑殺之還除尚書左僕射侯景反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又與大都督高岳禽梁貞陽侯蕭明於寒山迴軍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敝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爾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鞞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

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朔州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堰洧水灌城時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已還恒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竿也其竿盡乎未幾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焉贈太尉謚曰景惠長子士肅以謀反伏法朝廷以紹宗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士肅弟三藏三藏幼聰敏多武略頗有父風武平初襲爵燕郡公以軍功歷位武衛大將軍周師入鄴齊後主東遁委三藏留守鄴宮齊王公已下皆

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授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副襄陽公常洸討平嶺南至廣州洸中流矢卒詔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以功授大將軍後遷廓州刺史人歌頌之文帝數有勞問又畜產繁滋獲醞醐奉獻賚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黜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兔馴壇側使還以聞上大悅改封河內縣男歷疊州總管和州刺史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

此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世爲酋帥平有容貌美鬚鬢善射馭襲第一領人酋長臨江伯魏末以軍功至武衛將軍隨介朱榮破葛榮平元顥封樓陶縣伯榮死介朱氏陵僭平懼禍後歸神武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天保初累遷兗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卒贈都督瀛州刺史謚曰莊惠子孝冲嗣孝冲弟長義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新寧王隋開皇中位上柱國卒於涇州刺史長義無他才技在官以清幹稱

步大汗薩代郡西部人祖榮代郡太守父居龍驤將軍領人別將薩初從介朱榮入洛及平葛榮累功爲都督榮死又從兆入洛及韓陵之敗以所部降神武稍遷車

騎大將軍封行唐縣公晉州刺史齊受禪改封義陽郡公

薛脩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也曾祖紹魏七兵尚書祖壽仁秦州刺史汾陰公父寶集定陽太守脩義少而姦俠輕財重義魏正光末天下兵起特詔募能得三千人者用爲別將脩義得七千餘人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以軍功拜龍門鎮將後宗人鳳賢等作亂圍鎮城脩義以天下紛擾遂爲逆自號黃鉞大將軍詔都督宗珍孫討之軍未至脩義慙悔遣表乞一大將招慰乃降鳳賢等猶據嶮不降脩義與書降之乃授鳳賢龍驤將軍陽

夏子改封汾陽縣侯介朱榮以脩義反覆錄送晉陽與高昂等並見拘防榮赴洛並以自隨置於駝牛署榮死魏孝莊以脩義爲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神武爲晉州刺史見之相待甚厚及蒲陵之捷以脩義行并州事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脩義爲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招下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初神武欲大城晉中外府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此處雖城何益乃止及沙苑之敗徙秦南汾東雍三州人於并州又欲棄晉以遣家屬向英雄城脩義諫曰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爾輩皆負我前不聽我城并州城使我無

所趣脩義曰若失守則請誅斛律金曰還仰漢小兒守
收家口爲質勿與兵馬神武從之以脩義行晉州事及
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脩義開門伏甲待之子
彥不測虛實於是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後除
齊州刺史以贖貨除名追其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俄以
軍功進正平郡公加開府天保中卒於太子太保贈司
空子文殊嗣脩義從弟嘉族性亦豪爽從神武平四胡
於韓陵歷華陽二州刺史卒官子震字文雄位廉州刺
史亦著軍功又歷南汾譙二州刺史

慕容儼字特德清都人鹿之後也容貌出群衣冠盛備

不好讀書頗學兵法命朱氏敗歸神武以勲累遷五城
太守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丞尉已下數懼
其罪乃謂儼曰府君少爲群下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
如此行望人拜豈可拜人神武聞三人在邊不和徵相
樂還朝以儼代爲刺史遷東荊州刺史行次長社忽爲
其部下人所執將投山賊張儉爲守人王崇祖私放獲
免神武乃授以軍司共擊平儉始得達州沙苑之敗時
諸州多翻陷唯儼獲全天保初以軍功除開府儀同三
司六年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荏等以郢州城內附時
清河王岳帥師江上議以城在江外求忠勇過人者守

之衆推儼遂遣鎮郢城始入而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於上流鸚鵡洲造荻蒺數里以塞船路衆懼儼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於是順士卒心祈請湏臾衝風驚波漂斷荻蒺約復以鐵鑠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蒺復斷絕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儼出城奮擊大破之瑱約又併力圍城唯煮槐楮葉并紵根水薤葛艾等及靴皮帶筋角等食之人死卽火別分食唯留骸骨儼猶信賞必罰分甘同苦自正月至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請和文宣以城在江表有詔還之及至望帝悲

不自勝帝親執其手捋儼鬚脫帽看髮歎息久之曰自古忠烈豈過此也除趙州刺史天統四年別封寄氏縣公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疋五年進爵爲義安王武平元年爲光州刺史儼少從征討經畧雖非所長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害物卒贈司徒子子會位郢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送赦喻之子會枷其子付獄尋赦書至云行臺武王已降子會乃與寮屬北面慟哭然後奉命命朱氏將帥歸神武者又有代人庫狄伏連字仲山本名伏憐語音連事朱榮至直閣將軍後從神武賜爵虵丘男天保

初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性質朴勤公事直衛宮闕曉夕
不離帝所頗以此見知然鄙恠愚狠爲鄭州刺史好聚
歛又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
錢買藥每自恨之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
皆加捶撻逼遣築墻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
軍尋與琅邪王矯殺和士開伏誅被支解伏連家口百
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至日親
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戒
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竝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
遣一婢專掌管籥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

輒用至死時唯着敝禪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錄竝歸夫
府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
邊因家焉父未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
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爲字及
長寬厚有膽略初歸葛榮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
隨余朱榮爲別將討元顥以功封敷城縣男齊神武出
牧晉州引樂爲鎮城都將後從破余朱兆於廣阿進爵
廣宗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
樂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

如故後從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顧
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之不同而止改
封金門郡公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楊標等時帝以
懷州刺史平鑿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輒關
要害必須防固乃更脩理增置兵將而還還鎮河陽拜
司空齊受禪樂進璽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東
至嶠陝遣其行臺侯莫陳崇齊子嶺趣輒關儀同楊標
從鼓鍾道出劔州陷孤公戍詔樂總大衆禦之樂晝夜
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又
爲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磬南度百餘里至梁涇

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爲淮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
又克安州之地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漢天保六年薨於
懸瓠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晃嗣諸將子
弟率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慤以清靖自居尚公主拜駙
馬都尉武平末爲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
將入鄴子晃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
冀州降周齊王軍授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彭樂字興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初隨杜洛周賊知其
不立降尃朱榮從破葛榮於滏口又爲都督從神武與
行臺僕射于暉討破羊侃于瑕丘後叛投逆賊韓樓封

北平王及余朱榮遣大都督侯深擊樓樂又叛樓降深
神武出山東樂又隨從韓陵之役樂先登陷陣賊衆大
崩封樂城縣公後以軍功進爵汴陽郡公除肆州刺史
天平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
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百人取一差不可失也神武
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
數割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諭以戒之高仲密
之叛也周文援之神武迎擊於芒山候騎言賊去洛州
四十里募食乾飢神武曰自應渴死何待我殺乃勒陣
以待之西軍至皆噉燔樂以數千精騎爲右甄衝西軍

北垂所向奔退遂馳入周文營人告樂叛神武曰樂棄
韓樓事爾朱榮背余朱歸我又叛入西事成敗豈在一
樂但念小人反覆余俄而西北塵起樂使告捷虜西魏
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
詹事趙善督將寮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平臨以刃
歷兩陣而唱名焉諸將乘勝斬首三萬餘西軍退神武
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
有汝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
一束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
對且曰不爲此語放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令伏諸地

親稱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刀將下者三際斷
良久乃止更請五千騎取周文神武曰爾何放而復言
捉邪取絹三千疋壓樂因賜之累遷司徒天保初封陳
留王遷太尉二年謀反爲前行襄州事劉章等告伏誅
暴顯字思祖魏郡丘丘人也祖喟仕魏爲朔州刺史因
家焉父誕恒州刺史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
此郎子好相森大必爲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之顯善
騎射曾從魏孝莊獵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二後從齊
神武起義信都累遷北徐州刺史封屯留公天保中以
賊貨解州大理禁止處判未訖爲合肥被圍遣顯與步

大汗薩等攻梁北徐州禽其刺史丁彊大統中累遷位
特進封定陽王卒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
軍正光中因使遇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
善騎射初以親信事神武後征步落稽疑賊有伏令景
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十
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
深見賞異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通州刺史封永寧
縣子景和趨捷有武用從襲庫莫奚度黃龍征契丹定
稽胡討蠕蠕每有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景和於武

職中兼掌吏事又性識平均故頗有美授周通好後寇
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
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之恒令景和案覆據理
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封廣漢郡公遷領軍將
軍琅邪王之殺和士開兵指西闕內外莫知所爲景和
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左僕射陳將吳
明徹寇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
又有平陽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麪不多供
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餌愚人以爲神力見信於魏
衛之間將爲逆亂謀泄乃潛度河聚衆自號長樂王已

破乘氏縣景和遣騎擊破之禽子饒送鄴烹之及吳明
徹圍壽陽敕景和與賀拔伏恩救之是時拒明徹者多
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除尚書令武平六年卒贈太尉
錄尚書長子信機悟有風神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
軍於勲貴子弟中稱其識鑒降周軍授上開府軍正中
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達開皇中通事
舍人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絕乂而獲蘇不能
下食三日而死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
祈連山因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父元成燕郡

太守猛少有志氣便弓馬初爲介朱榮親信榮被害從
余朱兆入洛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余朱京纏欲殺神
武召之與俱舉稍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之去城五十
餘里猛以素蒙兆恩卽背京纏復歸兆兆敗猛與斛律
羨舉乞伏貴和逃亡及見獲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貴
和配婁昭羨舉以故酋長子故無所配旣而三人竝爲
神武親信後都督余朱文暢將爲逆猛曰昔事其父兄
寧今日受死不忍告而殺之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
舍其罪而益親之以軍功封廣興縣侯梁使來聘云求
角武藝文襄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轡左右馳射校挽

彊弓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挽之過
度梁人嗟服天保初除東秦州刺史河清三年加開府
突厥侵逼晉陽敕猛覘賊中一騎將超出來鬪猛卽斬
之天統五年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
自和上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舉奪咸亦咨稟趙彥深
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
祖珽奏言猛與彥深前推瑯邪王事有意故於是出猛
爲定州刺史彥深爲西兗州刺史卽日首途先是譚曰
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噉齧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
中趙老至是其言乃驗猛行至牛蘭有人告和士開被

害時猛亦知情遂被追還削王爵以開府赴州在任寬
惠清慎吏人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携引
之韓長鸞等沮難復授膠州刺史後除大將軍齊亡入
周卒初猛與尉興慶謝猥餒竝善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
右神武使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
興慶救神武之窘爲軍所殺神武嗟曰富貴定在天也
猛竟如相者言卒以榮寵自畢興慶事見齊本紀興慶
每入陣常自署名於背神武使求其尸祭之於死處立
浮圖世謂高王浮圖云於是超贈儀同涇州刺史謚曰
閔壯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之五世孫也高祖虔
陳留王景安沈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父永啓
迴代郡公授之隨魏孝武帝西入關天平末周齊交戰
景安臨陣東歸芒山之戰以功賜爵西華縣男代郡公
如故景安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梁使至恒與斛律光皮
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天保初別封興勢伯帶定
襄縣令賜姓高氏累遷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鎮戍
未立詔景安與諸將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
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文宣聞之遣使推檢唯景安
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以所斂賦給以五百匹賜以彰清

節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天統四年除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父在邊州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彼以恩威咸得寧輯武平末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寧郡公討稽胡戰沒初永元許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誅諸元親近者如景安之徙疏宗議請姓高氏景皓云豈

得棄本宗遂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以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种子豫字景豫美容儀有器幹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云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莫妄言問景皓與豫同獲免卒於東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也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隨母為獨孤家養遂從其姓天保初除中書舍人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為文宣所知後為洛州刺史河陽行臺左丞甚有信遷行臺尚書永業父在河陽善

於招撫周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
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
於是西境蹙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
律豐洛因以爲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河洛人庶多
思永業又除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
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
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念念故不出看乃通
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至乃去進位開府
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出兵北討奏寢不報
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須達告降於周授上

柱國應公宣政末爲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爲行軍總管
崔彥睦所殺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
三司祠部尚書世榮少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爲神武
親信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天統二年累
加開府儀同三司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
思好封義陽郡王領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
代送瑪瑙酒鍾與之得便撞破周兵入鄴者將皆降世
榮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
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常竊歎曰徵稅無厭賞

賜過度發言歎息焉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傳伏太安人也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人大
都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南城陷
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剋
晉州執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從周剋并州遣常孝寬
以伏子世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卽給告身
以金瑪瑙二酒鍾爲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
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卽斬之以
號令天下周武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召
伏伏聞後主已被獲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聽事前北

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二
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蓋見天地周武
親執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
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與同食令
於侍伯色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卽與公高官恐歸
投者心動勿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曰蒙一
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決意取
河陰正爲傳伏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
酒卮後以爲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後兵將軍有
全節有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于苟生鎮南兗州周

武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本字鵬蠻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爲闈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沈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毆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晉州敗後爲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馬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略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

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旣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疋歸之又有代人高寶寧武平末爲營州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武帝平齊遣信招慰不受敕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寶寧上表勸進范陽王署寶寧爲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起兵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屠范陽還據黃龍

論曰余朱殘逆遠効誠欵知神武陵逼隨帝西遷去就之途未爲失節道元感母兄之戀荷知遇之恩思親懷

舊固其宜矣生不屈西朝歸誠河朔保年之於開義異
策名竝乘幾獨運異夫盜寶竊邑者也神武招携理殊
納叛諸將擇木情非背恩故能各立功名終極榮寵神
敬力屈東維未虧臣節其被恩化蓋亦明主之仁焉劉
貴蔡儁有先見之明匡贊霸業配饗清廟豈徒然也韓
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婁貸文庫狄廻洛庫狄盛張
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羗舉張瓊宋顯王則等竝
運屬時來或因羈旅馮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爲王侯固
爲宜矣孝卿功臣之胤自致公卿立履之地亦足稱也
慕容紹宗兵機武畧在世見重昔事余朱固執忠義不

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王之臣
神武遺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澗水往若摧枯卒盡數
奇逢斯禍酷悲夫三藏連屬危亡貞槩自處可謂不隕
門節矣叱列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儼潘樂彭樂暴
顯皮景和綦連猛元景安等策名戎幕偕開夷險位高
任重咸遂本誠永業世榮之徒國危方見忠節不然則
丹青簡冊安所貴乎

北史卷五十三終

五之附錄

出非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containing the main body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

Left-hand page, mostly blank or containing very faint, illegible text.

